



文心雕龍訓故卷之八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
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
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
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
以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
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義義大關雎有別
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淑人象儀儀取其貞無從
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鷲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

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校十五字

詩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郭璞曰雎鳩鵲類山陰陸氏曰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鷺而有別

詩鴉鳩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詩衛風淇澳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卷阿顯顯昂昂

如珪如璋小宛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蕩如蜩如蟴如沸如羹栢舟心之憂矣如

匪澣衣栢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蜉蝣蜉蝣掘閱

麻衣如雪大叔于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賦苑潘岳螢火賦熠熠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

頰頰若流金之在沙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為齊王問東曹掾翰詩

有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

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

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

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

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

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

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

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

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謂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焦明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環竒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饒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魑魅惟此水恠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嗟哦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

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汰飾而得竒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借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校七字

詩崧高崧高維嶽峻極于天河廣誰謂河廣會不容刀泮水翻彼飛鴉集于翰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爪唼周原膺膺董荼如飴
文選註景差楚大夫與宋玉俱事楚襄王
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奔星更于閨闈宛虹拖于楯軒又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飛廉弄解豸又拂鷺鳥捎鳳凰捷鷓鴣掩焦明
文選揚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璠
文選班固西都賦投文竿出比目
文選張衡西京賦海若遊于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
文選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賦苑張衡羽獵賦文不全無困玄冥于朔野之語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据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畧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正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鷓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

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摭摭經史華實布護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迤邐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

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沈深載籍浩汗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摭理須覈衆美輻湊表裏發揮劉邵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軟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膏臆也凡用舊

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
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
和聽者因以茂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
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
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
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
葵詩云鹿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
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
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予建
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
以嘲哉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
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慙匠石
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
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惜

校八字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書胤征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書盤庚逢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鶡冠子幹流遷徙固無休息鵬賦萬物變化兮固
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文選李斯逐客書建翠鳳之旗樹靈鯨之鼓上林
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古文苑揚雄太僕箴王用三驅易語將作大匠箴

鳥鼠攸去詩語

古文苑劉歆徙五原太守之官經歷故晉之域作

遂初賦遂初者言顯仕之初君門無壅也其中劇

強秦之暴虐兮弔趙括于長平感往寓意皆紀傳

中事

古文苑揚雄答劉歆書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

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

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

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

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蹠數

千而後足

魏志劉邵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為尚書郎嘗著

趙都賦明帝美之

史記趙王與秦王會渾池趙王為秦王鼓瑟蘭相

如請秦王擊甕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

以頸血濺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甕相如

本宦者繆賢舍人故云管庫隸臣

春秋左傳齊則鮑牽孔子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蔡

葵猶能衛其足

春秋左傳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

猶能庇其本根况國君乎

春秋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倉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

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鳴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
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
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太
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
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
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
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
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
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趨舍之間不可不察
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

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誥訓頡以苑
囿竒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
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體
心旣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
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
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壞恠
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呶呶兩字詭異
大疵美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
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鉏鋤爲瑕如不
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

犯者也詩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
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
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
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默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
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
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
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
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
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
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

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倉雅品訓古今殊跡妍蚩異分字靡異流
文阻難運聲畫昭情墨采騰奮

校十三字

淮南子本經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
言還奏之永藏秘室
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六藝五曰六書鄭司農注
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漢書藝文志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
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
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
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
之于徒隸也又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

試學童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
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漢書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
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足一獲譴死矣

漢書藝文志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
成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

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又倉頡多
古字俗儒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

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
漢書張敞字子高平陽人為京兆尹杜鄴少孤其

母張敞女鄴從敞子吉學問以孝廉為郎吉子竦
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于世尤長小學鄴子林亦

有雅材其正文字過于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
公

說文序七國文字異形秦并天下李斯乃奏同之
罷其與秦文不合者作倉頡篇

晉書曹摅字彥遠譙國人歷官高密王左司馬
孔子家語子夏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

河子夏曰非也巳亥耳讀者問諸晉史果云巳亥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

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

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為工秀

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

之為體義生文外祕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

玄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玄體變爻而成化四象珠

玉潛水而瀾表方圓以下有脫誤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

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

果也或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華潤色取美譬繪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繪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

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校一字
八卷共校四十三字

文心雕龍訓故卷之八終

楊國俊寫刻

文心雕龍訓故卷之九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

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降無濫然高原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畧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竒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卽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

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掠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王太弓終非其有全寫則胠篋傍探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畜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闔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

乘不隻故名號必震名號一正則雖單為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也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蹄選勇而駟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隲括於一朝可以無慙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校五字

曹子建集武帝詠幽闈一高尊靈永蟄又冬至獻襪頌翱翔萬域聖體浮輕此上明帝也

潘黃門集金鹿哀辭將反如疑回首長顧禮記王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存焉爾禮記問喪親喪其往送也如慕其來也如疑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與稽康善及康誅後秀過山陽作賦感舊云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犬而長吟悼稽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春秋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戰于棘下陽氏敗說甲如公宮取寶王大弓以出莊子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戰國策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客曰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莊公以為文弗如也使之鈎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公曰子何以知之闔曰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尸子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獲右執雕虎唯象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後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泐世彌縟並適分啻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技詐攻竒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

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
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慙鳧企

鶴瀝辭鐫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一作神

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一作伐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

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

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雲

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

厲志至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

若銷鑠精膽感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

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

塞沫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

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

使壅滯意得一作理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

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時賈餘

於文勇使刃發如新腠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

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

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校八字

學業在勤段一本作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至于文也舍氣無依故有

申寫鬱滯玄解頓什之輩
謝承後漢書王充字仲任門墻屋柱皆施筆硯著
論衡八十五篇中有氣壽篇
後漢書曹褒字叔通慕叔孫通制漢禮儀晝夜研
精寢則懷抱筆札當其念至忘所適之
陸士龍集與兄機書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
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當自消
息
戰國策蘇秦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而
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曰安有說人主不
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春秋左傳晉文公之入也豎須求見公辭焉以沐
豎須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
見也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
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
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
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
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
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
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
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
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

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
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
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畧也夫文變無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
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
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
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腴理然後文
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
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
此去留隨心脩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

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
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
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
及兒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
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
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
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
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而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
臀無膚其行次睢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
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
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校二十六字

呂氏春秋處方篇今夫射者儀毫而失墻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

漢書兒寬千乘人爲廷尉從史會廷尉有疑奏已再見鄒矣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卽時得可異日張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

世說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不可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

總術第四十四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曰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
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
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豈
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
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
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
弱分經以典奧爲不利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
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

之貫匪躬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
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王或亂乎石碌碌之石
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瞻蕪者亦繁
辯者昭晷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
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
告和不必盡窈窕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
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
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辯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
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
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無術任心如博塞之

邀遇

一作邀遊

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

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非
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按
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
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
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
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纏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
千里况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携貳莫不解體所
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
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
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校五字

漢書武帝元朔元年春三月詔詩云九變復貫知
言之選

春秋左傳周靈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夫音樂之
興也而鐘樂之器也窳則不減槲則不容今鐘槲
矣王心弗容

文選魏文帝典論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
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
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

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

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

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

湯聖敬猗歎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

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

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

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飈駭

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於秦令

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栢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王

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疑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宣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畧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表以

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
禮壁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札於瑞
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
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
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
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
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
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
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
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

之尊雅愛詩章

一作
篇翰

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

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

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

土公幹狗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

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俶德祖之侶傲雅觴豆

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

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

深而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

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群才迭相照耀少主

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

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
景文克構並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
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
然晉雖不文文才實盛茂先搥筆而散珠太冲動墨
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傳三
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
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
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
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
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温以文思益厚揄

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
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亟滿玄席澹思醲采時
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般之
曹孫干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
左彌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迤邐而辭意
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
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
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
雲構自明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
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

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畧舉大較暨皇齊
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
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
遐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
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
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
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公時

崇替在選終古雖遠駿馬如面

校八字
九卷共校九十二字

論衡堯時有五十之民擊壤于途觀者曰大哉堯
之德也擊壤者答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
服遊于康衢聞童謠云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

詩周南十一篇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係之周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詩板八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序凡伯刺厲王之
詩

詩蕩八章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序刺厲王之詩
詩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傳周既東遷大
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感而
賦之也

史記齊王以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開第康
莊之衢高門大屋以尊寵之

文選風賦楚襄王遊于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
史記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史記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各
著書言治亂之事索隱曰稷齊之城門也謂齊之

學士集于稷門之下也
史記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與也文具難施淳于
髡久于處時有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與
炙轂過髡

史記李斯奏始皇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
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尉雜燒之令下三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
史記酈生傳騎上曰沛公不好儒冠儒冠來者沛
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
生說也

史記高帝欲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以四皓不果
戚夫人泣涕帝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一就橫絕四海

漢書武帝元封間既封禪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
河上悼功之不就為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浩
浩洋洋兮慮殫為河云云卒塞河築宮其上號曰

宣防王尊傳云河浸瓠子金隄
漢書武帝自為太子時聞枚乘名及即位乃以安
車蒲輪徵乘

史記主父偃齊人上書拜郎中偃數上疏言事一
歲中四遷大臣皆畏其口賂遺數千金或說偃曰
太橫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

漢書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常艾薪樵賣以給
食後拜中大夫上調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繡夜行即拜會稽太守

漢書司馬相如復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
君當壚身自着犢鼻禪與庸保雜作滌器于市

史記吾丘壽王字子貢趙人拜東郡都尉時汾陰
得寶鼎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曰天
祚何德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

寶也上曰善
漢書嚴安臨淄人上書拜騎馬令嚴助見前
漢書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上書言事拜給事中

漢書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武宣元
成哀平見前
漢書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

喜譬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春秋左傳叔向曰底祿以德
桓譚新論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為賦欲從之學子
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天諦

能讀千賦則能為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東觀漢記杜篤被收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帝詔諸儒誅之篤于獄中為誄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刑

後漢書班彪為河西大將軍竇融從事為融畫策歸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表誰與參之融以彪對因召見拜徐令

通鑑明帝永平二年上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禮畢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

縉紳之士園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

後漢書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後漢書明帝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帝問賈逵逵以為胡降之徵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美之書雅有智思上光武受命與頌帝甚美之

後漢書沛獻王輔光武郭后之子作五經論時號沛王通論

明章安和見前

後漢書順帝諱保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桓帝諱志肅宗會孫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興立之在位二十一年靈帝諱宏初襲解瀆亭侯桓帝無嗣

召入立之在位廿二年獻帝諱協靈帝中子初封陳留王董卓廢少帝立之建安二十五年禪于魏

班固傳毅崔駟駟子瑗瑗子寔王延壽馬融張衡蔡邕見前

後漢書靈帝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待詔時侍中樂松多引無行之徒

待制鴻都門下楊賜因虹蜺晝墮嘉德殿前上疏諫曰鴻都門下招集群小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

蔡邕上封事謂連偶俗語有類俳優

魏武文帝陳思見前

文選李善注王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陳孔璋窘身袁氏故云異域徐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劉公幹飄淪許京故云豫

應璩字德璉阮瑀字元瑜邯鄲淳字子淑見前典畧路粹字文蔚陳留人與陳琳等俱為魏太祖典記室

典畧繁欽字休伯以文才少得名汝穎間為丞相

主簿

魏畧楊脩字德祖太尉彪之子建安中為丞相倉曹屬主簿太祖以脩頗有才氣而又袁氏之甥乃因事誅之

魏志明帝諱叡文帝太子在位十三年何宴劉邵見前

魏志高貴鄉公諱髦東海定王之子齊王芳廢大臣立之因討司馬昭為成濟所弒

稽康阮籍應璩繆襲見前

晉書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太尉武帝即位追謚

宣皇帝懿長子師字子元仕魏為大將軍追謚景

皇帝師弟司馬昭字子上仕魏封晉王追謚文皇

帝昭子司馬炎字安仁受魏禪謚武皇帝在位二

十五年懷帝諱熾武帝第三十五子惠帝無嗣立

為皇太弟在位六年為劉曜執歸弒之愍帝諱粲

吳王彥之子初封秦王懷帝遇害大臣立之在位

四年為劉曜執歸弒之

張茂先左太中潘岳見前

晉書夏侯湛美姿容與潘岳善每行同輿接袂京

都謂之連璧

晉書陸機與弟雲吳平入洛造張華華素重其名

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晉書應貞字吉甫璩之子武帝時遷給事中帝於

華林宴射貞賦詩最美

傳玄傳咸張載張協見前

晉書張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而亦有屬綴時

人謂陸機陸雲張載張協及亢曰二陸三張

孫楚摯虞成公綏見前

晉書元帝諱睿字景文琅邪王觀之子初為安東

將軍愍帝遇害乃即位于建康在位五年

晉書劉隗字大連彭城人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

元帝深器異之歷官相州都督

晉書刁協字玄亮渤海人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

朝廷凡所制度皆稟于協歷官尚書令與劉隗並

為元帝所寵

郭璞字景純見前

晉書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在位三年

晉書庾亮字元規潁川人明穆皇后之兄也與溫

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明帝即位拜中書監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人歷官太子中庶子明帝

即位機密大謀皆所參綜平王敦封建寧公
晉書成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在位十七年康
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在位二年穆帝諱
聃字彭祖康帝太子在位七年哀帝諱丕成帝之
子在位三年

晉書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
桓溫廢帝奕乃迎立之帝少有風儀留心典籍不
以居處為意疑塵蒲席湛如也在位二年

晉書孝武帝諱暕字昌明簡文太子在位二十四
年安帝諱德宗孝武太子在位二十年恭帝諱德
文安帝同母弟劉裕廢安帝立之在位二年禪于

宋
晉書殷仲文少有才藻桓玄將為亂使仲文總領
詔命以為侍中玄九錫文仲文之辭也

袁弘孫盛孫綽干寶見前
宋書武帝劉氏諱裕彭城人受恭帝禪在位三年

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檀道濟廢營陽王立之
在位三十年孝武皇帝諱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
王起兵誅元凶劭即位立十一年明帝諱彧文帝

第十一子初封相東王廢帝被弑大臣迎立之在

位七年
宋書王僧達琅邪人歷官中書令祖弘弘弟子微
兄遠并有文名

宋書袁淑字陽源陳郡人歷官太子左衛率淑兄
湛兄子顥顥從弟粲并有名

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歷官光祿大夫子竣
孝武時歷官中書令有文集行于世竣弟惻亦以
文章知名歷官江夏王傅

宋書謝靈運陳郡陽夏人文帝時為秘書監靈運
弟惠連孫超宗及謝瞻謝混謝晦并有文名

宋書謝靈運傳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泰山羊璿
與靈運號為四友長瑜才亞惠連雍璿不及也歷
官平西記室參軍

宋書范曄字蔚宗泰之子也文帝時為太子詹事
南史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入齊遷吏部郎梁
武受禪以佐命功封建昌侯

齊書太祖蕭氏諱道成蕭何二十四世孫也仕宋
封齊王受宋禪在位四年南史齊高帝蕭道成
廟號太祖武帝蕭贍廟號世宗明帝蕭鸞廟號高宗並無
追尊為父帝廟號世宗明帝蕭鸞廟號高宗並無

中宗高祖

文心雕龍訓故卷之九終

楊國俊寫
何進孝刊

文心雕龍訓故卷之十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疑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疑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

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
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
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喑
喑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
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
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
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嗟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
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
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
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

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
窺情風景之上鑣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
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
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
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
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
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
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
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擘擘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
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

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
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
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日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

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校二字

詩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采薇昔我往矣楊柳
依依伯兮其雨其雨杲杲日出角弓雨雪漉漉見
覘曰消葛藟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
啾啾草虫嚶嚶草虫趯趯阜螽大車謂予不信有
如皎日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關雎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氓之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裳裳者華裳
裳者華或黃或白
楚辭少司命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才畧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畧而詳也虞夏
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
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
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為經文亦師矣及
乎春秋大夫則脩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
纈錦之肆遠教教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
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
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
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

報書辯以義范睢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
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傳矣苟况學宗而
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
竒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
飛兔議擥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
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
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
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政揚子以爲
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
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

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
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
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
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
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
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崗亦難得而踰本矣
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龍能世厥風者矣杜篤
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傳之末流也李本
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隄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
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

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
遺術歟張衡通瞻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
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
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
於爲筆襴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
才故絕群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
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
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
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
儻詩麗而表逸子桓相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

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
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臧才思王以勢窘益
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
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
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楊學優以得
文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邳卍亦含論述之
美有足筭焉劉邵趙都能攀於前脩何晏景福克光
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
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
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

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立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
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
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
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陳以識檢辭故能
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踈通摯虞
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馬傅玄篇
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拙幹之實才非
群華之譎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
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
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

文也劉琨雅壯而多諷盧譔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
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僊
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開暢溫
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
寶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
畧同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
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
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
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
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

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何也豈
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
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疑錦餘采徘徊

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

校十五字

書臯陶謨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書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又伊尹訓太甲

作伊訓

詩蒸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又崧高吉甫作誦其

詩孔碩

春秋左傳隨武子曰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薦敖即薦

艾獵孫叔敖也

春秋左傳晉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殺蒸武子私

問其故王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

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

法

春秋左傳晉文公在秦秦穆公享之子犯曰偃不

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衰

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春秋左傳子產之為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

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又公孫揮能知四國之

為而辨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

辭令

史記樂毅為燕昭王破齊獨莒即墨未下及惠王

立田單行間昭王使騎劫代之毅懼罪奔趙惠王

使人讓之毅報以書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從王稽入秦封應侯

史記蘇秦雒陽人得太公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

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乃歷說六國定

從約

荀况陸賈賈誼枚乘鄒楊董仲舒司馬子長司馬

相如王褒揚子雲見前

後漢書宋弘字仲子京兆人歷官大司空光武嘗

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

雄劉向

藝文類聚桓譚集靈宮賦

後漢書馬敬通以與新陽侯交結得罪不得志乃

作賦命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

妙之思也

班彪彪子固劉向向子歆彪王命論并見前劉向

新序十卷今行于世

傳殺崔駰崔瑗崔寔杜篤賈逵見前

後漢書獨行傳李文字大遜陳留人不言著述又

晉中興書李文字弘度江夏人著學箴然此在賈

逵之後馬融之前則李尤也尤在和帝時拜蘭臺

令有函谷諸賦并車諸銘而賈逵仕明帝時馬融

仕順桓時以序觀之乃李尤無疑

馬融王逸王延壽張衡蔡邕劉向并見前然此段

叙東漢不宜有劉向且向前已見此向字恐誤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

解擯又作疾邪賦以舒其憤

孔融禰衡潘勗王朗魏文帝曹子建王仲宣路粹

揚脩見前

典論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謂孔融陳

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魏畧丁儀字正禮沛郡人與臨淄侯善數稱其奇

才太祖既有意立植而儀又贊之幾奪嫡者數矣

文帝立誅之

邯鄲淳見前

賦苑劉邵趙都賦何晏景福殿賦

應休璉應吉甫稽康阮籍張華見前

賦苑左思三都賦文選思詠史詩潘黃門集西征

賦

陸機陸衡孫楚摯虞傅玄傅長虞成公子安夏侯

孝若曹攄張季鷹張孟陽張景陽劉琨見前

晉書盧諶字子諒范陽人劉琨辟為從事中郎後

為段匹磾別駕

晉書郭璞博學有高才詞賦為中興之冠嘗作南

郊賦帝嘉之以為著作佐郎

庾元規温太真孫盛干寶袁宏孫綽殷仲文見前

宋書謝混字叔源小字益壽安之孫也風華為江

左第一歷官尚書左僕射
元封漢武帝改元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

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
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王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
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
也也酌^皆甌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麇雉懸絕珠玉與
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
麇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惟石宋客以燕礫
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
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
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
愛竒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

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
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
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
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
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
觀通變四觀竒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旣形則
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辭以入
情泐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
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
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

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鑑
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
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
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口事
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與必歡然內懌譬春臺
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
書亦國華翫繹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鐘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廼訂流鄭淫人
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校五字

史記韓非著孤憤五蠹內外儲說十餘萬言秦王
見其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因急
攻韓韓遣非入秦李斯害之乃下吏治非
漢書司馬相如著子虛賦初成武帝讀而善之曰
朕獨不得與此人同嗜哉
典論班固之與傅毅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
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
休

文選曹植與楊脩書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
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
魏畧丁廙字敬禮儀之弟植與楊脩書昔丁敬禮
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
爲也

文章志劉脩字季緒劉表子也歷官東安太守曹
植與楊脩書劉季緒才不逮作者而好詆訶文章
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
使終身杜口

漢書揚雄著法言劉歆嘗觀之曰空自苦今學者
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
甑也

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而獲獸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夫子曰若求之言其麟乎視之果信

尹文子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買而獻之楚王

尹文子魏之田父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詒之曰惟石也歸而置于廡下明照一室怖而棄之于野

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礫不殊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

莊子大聲不入里耳折楊黃琴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春秋左傳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爲爾子以蘭爲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

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詞人務華

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常誕所評

又歷詆群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畧觀文

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而少筭敬通之

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

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

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

路粹舖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

郭傳玄剛隘而詈臺孫楚恨復而訟府諸有此類並
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
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
之讒嫉汙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
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陸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
而鬻官鬻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
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
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沈
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脩短殊用自非
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

諳此江河所以騰湧洎流所以寸拚新者也名之抑揚揚
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
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
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
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勲庸
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
術左右惟宜卻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
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弼
中散采以彪外棟梗栱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

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
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脩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

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校十字

周書梓材若作梓材既動樸斲惟其塗丹雘

文章叙錄常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魚秦嘗舉王

阮諸人以問誕誕對曰仲宣傷于肥顛休伯都無

格檢元瑜病于體弱孔璋實自粗疎文蔚性頗忿

驚漢書司馬相如之臨邛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

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

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

奏上林賦天子以為郎後有人言相如使蜀時受

金失官

漢書揚雄家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之

學東觀漢記杜篤與美陽令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

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後漢書班固為大將軍實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

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

後漢書馬融奏廣成頌忤鄧氏又因自劾太后怒

禁錮之融懲前事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

將軍西第頌為正直所羞張璠漢記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孔融建明

不識時務又天性豪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

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卒誅之世說十月朝黃祖在蒙衝舟上會禰衡言不遜祖

訶之衡熟視曰死鍛錫公祖大怒遂殺之晉書賈后惡愍懷太子召至逼飲醉之使潘岳作

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者因醉而書之太子被廢晉書陸機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取獲譏

豫叅權勢賓客盈門世人稱為賈郭謂謐及彰也

晉書傅玄為司隸校尉謁者以弘訓殿為殿內制
列玄位在下玄怒厲聲忿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
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

晉書孫楚為石苞參軍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
卿軍事因此構隙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訕毀時
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

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仲嘗
欺鮑叔多自取

史記吳起衛人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
曰吳起何如人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
苴不能過也

史記陳平陽武人自楚歸漢高祖以為亞將絳侯
灌嬰咸讒之曰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
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又賈生傳絳灌之
屬毀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

事

漢書丞相孔光字子夏初為御史大夫董賢父恭
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哀帝
故令董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乃警戒衣冠
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

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
歸上聞之喜

晉書王戎字濬仲與稽阮諸人為竹林之遊戎嘗
後至阮籍曰俗物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
復可敗耶後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戎為吏部南郡
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司隸糾之帝雖
不問而為清慎所鄙

漢書鄒揚枚乘俱上書諫吳王濞不聽去遊梁後
漢書黃香年九歲喪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
人稱其至孝

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
國語敬姜公父文伯之母也方績文伯曰以歌之
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敬姜嘆曰昔聖王
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男女效
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春秋左傳晉蒐于被廬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
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閭闔閭曰

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曰可

序志第五十

文^木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鄒奭群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於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余至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噐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怡然而

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與自生人以
來未有若孔子者也敷贊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
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
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
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
文體解散辭人愛竒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鞞悅
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
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於是搦筆和墨乃
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章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
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

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脩之
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
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
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
士龍之輩泛議文意往往間出并未能振葉以尋根
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
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
樞紐亦云極矣若論文叙筆則圓別區分原始以表
時一作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
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一作情析一作籠圈條貫

擗神性圖風勢包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
才畧怙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
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
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
難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
遠辭所不載亦不可勝數矣及其評品成文有同乎
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
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胥古今擘肌分
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
備矣但言不盡意前聖所難識在瓶管何能矩矱茫

茫往代既沈

沈一作洗

余聞渺渺來世

諒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

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校三百四十四字
十卷共校三百七十六字

文選注洧子齊人好餌木隱于宕山著琴心三篇
漢書藝文志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文選魏文帝典論一篇論文
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僕少小好為文章迄於今

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書中論
徐劉諸人優劣

藝文類聚應瑒文質論一篇
隋志翰林論三卷晉著作郎李充撰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歷官大著作郎注尚書
及周易旨六論什莊論二篇詩賦雜文二百四十

首行于世傳中不言有翰林而玉海引翰林論亦
云弘範

文心雕龍訓故卷之十終

揚國俊寫
陳世隆刊

跋

滇本載楊升庵先生簡禺山云

批點文心雕龍頗謂得劉舍人

精意此本亦古有一二誤字已

正之其用色或紅或綠或黃或

青或白自爲一例正不必說破

說破又宋人矣蓋立意一定時
有出入者是乖其例人名用斜
角地名用長圈亦有不然者如
董狐對司馬有苗對無棣雖繫
人名地名而儷偶之切又當用
青筆圈之此豈區區宋人之所
能盡高明必契鄙言耳

林宗本載有此條乃從南中一士大
夫藏本錄之者然林宗本亦多誤
以不知楊公原本今定落何處耳
安得快觀一洗余之積疑乎

六月二十三日惟儉識

跋畢

跋

損仲自丁未冬臥病久之未已
然猶不什卷也客秋疏是書三
月告竣予見損仲坐臥一繩牀
書盈四壁間每疏一事命童子
取原書閱之再三卽記憶甚悉

不檢其書終不下筆也抑何其
慎乎損仲才穎而得科名早向
時頗有虛憍之氣今則都忘之
矣卽疏是書可徵也若此書之
微其序已悉故不具論

同郡友人田毓華

書文心雕龍訓故後

劉更生校閱專精徐誦讀書日

五十字務滿千遍故知古人誦

讀之勤與著作之業功力足以相

敵非徒記其言句曉其文義而已

古今推注書莫過于裴氏三志

李氏選劉氏世說孝標援引周
敷得不言之妙只如晉氏一代史及
諸公列傳譜牒雜記二百一十二
家皆出于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見
聞未接豈但注書之軌軌足為
讀書之良法也劉氏文心雕龍

陶陰之訛及隱義僻事用修氏
間一拈出宗經校一百二十三字序
志補三百二十三字獨隱秀闕文世
从取綴予友王損仲購訪異本劉
覽冥搜凡正九百一字而疑處重
下雌黃方圓以俟又于篇末旁

引直書都不解說亦如注世說之
旨也昔彌生一見上口譬聞不忘也
惟損仲能之耳予曰宗經尚書則
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
辭立曉而訪義方隱似非誤也

清人張氏名書

文心雕龍跋
僕以

簡書之役訓飭族姓授經之餘
談及藝文兩漢而外無先文心
者矣伯姝昆弟時時諮詢頗煩
酬答會王損仲司馬注此書成

僕即人付一帙此微惠於仲為
何如者仲位置微峻世多病之
僕以仲坦夷君子也第不翫爾
於世世未之深交耳

友人勤美伯榮甫



